

# “慢走,新年快乐!”这句话她说了无数遍 大年初二 一位影城经理的39957步

2月19日,凌晨2点17分,完美世界影城最后一盏灯熄灭。周雨晴掏出手机,刚过去的大年初二这天,她的微信步数停在“39957步”。在周雨晴的703位微信好友里,她稳稳排在第一。“大年初三争取破四万。”她轻声笑了笑,把手机塞回口袋,走上还带着寒意的街头。这是周雨晴在影院度过的第三个春节。对别人来说,春节是团圆、休息、放松;对她而言,春节是一年里最拥挤、最不能出错的“战场”。



## 新春走基层

### 12:00 影厅里的“全能王”

大年初二的正午时分,凌晨刚下班的周雨晴准时推开影城办公室大门。“今天3D厅落东西的人多,散场多提醒一句。”她边换工装、挂对讲机,边听着上一班值班经理的嘱咐。“没问题。放映机连续运行了两天,我一会儿也去查一下。”周雨晴打开电脑,例行查看起排片表和各影厅观影状态。同时,对讲机里陆续传来各岗位的消息:卖品部备货充足,3D眼镜消毒完毕,卫生间纸巾全部更换。

下午1点半,影城迎来全天第一个高峰。大厅里人头攒动,取票、检票、进场、出场,全挤在同一时刻。年轻的检票员见如此阵仗手足无措,引导秩序的声音在嘈杂的环境中近乎于无。刚刚指导员工进货而归的周雨晴见此情形立即站在闸机旁,声音温和却有力量:“请大家到预检票口排队,等上一场散完再进,别着急。”她一边帮助检票,一边安排工作人员指引观众有序进出场,并叮嘱道,“一定注意观众手里的食物,以免掉落引起安全问题。”

转身间,一对老夫妻凑上来,老太太攥着手机,有点着急:“闺女,我儿子给买的票,说是在手机上,我不会弄。”周雨晴接过手机,耐心翻到订单,帮老两口取好票,又特意用笔在票根上重重写下一个“7厅”的大字。“过年带孙辈来看电影的老人特别多,”周雨晴说,“老人们不会操作,我多等一分钟,多讲一句,他们就少点儿慌张。”

话音未落,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

从她身边跑过,妈妈在后面追得紧张。周雨晴心领神会,轻轻拦住孩子:“小朋友别跑,地上滑。”她蹲下来,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,“跟妈妈慢慢走好不好?”旁边的员工笑着说:“周经理口袋里永远有糖。哄自己孩子,也哄影城的孩子。”

### 19:00 晚高峰的“定海神针”

华灯初上,晚场黄金档来临。晚7点到8点,整个大厅几乎站满人。爆米花的甜香、说话声、脚步声,混在一起。周雨晴站在大厅中央,对讲机里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声音,她像交响乐团的指挥,从容调度——“卖品部,人多,加开一个窗口。热饮备足,天冷,大家就想喝口热乎的。”“检票口,5号厅有老人行动慢,等一下再关门。”“保洁,3号厅散场了,抓紧打扫。”对讲机里的指令一条接一条,她语速平稳,没有一丝慌乱。

“经理,咱们的移动硬盘不能读取测试的宣传片,速来。”对讲机传来工作人员急促的声音,周雨晴立刻回应并赶往现场。与技术人员检查并商议一番后,她冷静判断:“先应急,再根治。”周雨晴一边请示店长,一边联系厂商转换格式。半小时解决问题,她转身又扎进人群。

“爸爸,我难受。”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哭着走出影厅。正在热饮区叮嘱补货的周雨晴立刻上前询问,得知孩子观影时头晕不适,身边又暂时没有家属陪同,便细心将他带到办公室,帮忙联系家长。直到孩子父亲匆匆赶来,她才松了一口气。

送别这对父子,爆米花的香味让

她想起服务台后面已经凉透的盒饭。刚扒拉了两口,对讲机又响起:“周经理,检票员鲁菲不太舒服。”她放下筷子,快步过去。一摸鲁菲额头,没发烧,就是站太久、没吃好,低血糖。“你先回家休息,这儿我顶着。”

说完,她走向服务台,把盒饭重新加热,随后,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微信工作群。各种信息不断刷新,她一条条回复、安排,饭热好了,信息还没回完。“干我们这行,能安安稳稳吃顿饭,都是奢侈。”她笑了笑,语气里没有抱怨,只有习惯。

### 21:00 节日里“缺位的妈妈”

晚上9点,观影晚高峰终于过去。“今天还算顺利。”周雨晴靠在墙边,指尖用力揉了揉发酸的小腿,目光扫过渐渐安静的大厅,“以前遇到设备故障临时换厅,那才叫手忙脚乱。”

她本可以早点回家,但为了顶替低血糖的同事,今晚又要加班。手机微震,家人的视频弹了出来。屏幕里,孩子奶声奶气地喊:“妈妈,你什么时候回来?”只看了两秒,她迅速按黑屏幕。她怕再多看一眼,眼眶就会发烫,怕值班经理的坚强人设会崩。“妈妈忙完就回。”这句话,她已经说了太多次,可她自己知道,这个年,她又要缺席到底。

近三年的春节,她几乎全在影城度过。一顿完整的年夜饭、一个闲适的春节假期,对她来说,都是最简单也最奢侈的愿望。“心里肯定愧疚,尤其是对孩子。”她轻声说,有时孩子和她聊起热门电影的场面,她只能含糊带过——虽然守着银幕,她却连完整的

一场电影都没看过。偶尔孩子来影城找她,想让她妈妈陪看一场电影,她也无法满足。好不容易趁放假补上,她的目光却总忍不住瞟向安全出口的反光条,心里盘算着空调温度是否适中。“心思不在电影上,就没法和孩子探讨剧情。”周雨晴无奈地笑了笑,摸了摸口袋,想起刚刚送出去的糖,“只能平时多买点糖,哄哄他了。”

### 02:00 光影中的“守夜人”

最后一场电影散场已是大年初三的凌晨2点。周雨晴站在影厅出口,微笑着指引观众离场。“慢走,新年快乐!”这句话她已经说了无数遍,声音有些沙哑,但笑意依然真诚。

人群散去,她开始最后的巡查。一间间影厅走过,检查灯光、设备、座椅夹缝里的遗落物品。在6号厅角落,她捡起一条围巾,小心叠好,放进失物招领处。“早晨肯定有人回来找。”

检查完所有影厅,她再去放映室确认设备正常,回到办公室,整理当天数据,排好第二天的场次。

凌晨2点17分,她关掉最后一盏灯。白天喧嚣热闹的大厅,此刻只剩下她轻轻脚步声。

推开商场大门,冷风扑面而来。她点开微信步数,大年初二这天定格在39957步。她拍了一张深夜的天津街头,发了一条朋友圈:“第三个在影城过的春节,三万步,圆满。晚安天津。”

城市已经沉睡,而她刚刚下班。等天亮,影厅的灯光再次亮起,这位影城经理的三万步,又会重新开始。

文/摄 记者 郑宝丽